

流星·月亮·風

●流星篇

靜謐的夜，父親靠在兒子的墳旁，正吸啜著一口一口的長壽，在氤氳上昇的煙霧中，父親看見死神猙獰邪惡的冷笑，向他展示勝利的示威。「長壽」，多諷刺的字眼！上蒼僅交付給他十九年的年輕歲月，就帶他離開這綺幻人間，就像流星閃過一刹那的燦爛，便沒入永恆的黑暗，留下的只是輕聲的惋惜和懷思……

× × ×

他是個善良的大男孩，正值血氣方剛的十九年少，卻收起年輕人不可馴的野性，埋首於書本間，為二度聯考而奮鬥。

「不能再讓父親失望了」他警惕自己。「只賸下一個禮拜，再累、再苦也要撐下去。」

於是在荏苒時光的消逝中，書頁的厚度慢慢在減少，知識逐個跑進記憶的腦海裡，進化為分數和志願。

突然間，他感到一陣暈眩，口燥舌乾，全身虛脫得像在空中翻舞的棉絮。他暗叫一聲“糟糕”，在這節骨眼上，豈能病倒。「我不能倒，已到最後一個回合了，一定要堅持到最後一分一秒。」就是憑著這股信念，幫他渡過通宵的夜晚。

翌日的早晨，父親發現他倒在房間的地板上，臉燙紅紅的，如早春的蘋果。

入院治療一個禮拜，他的白血球數目一直持續增加，從未大幅降低過。不退的高燒，使他昏迷，也燒毀年輕的他所憧憬的大學之夢，明天就是大考的日子了——

父親在這短短的七日，雙鬢又添加一層霜白，額角緊蹙的皺紋，日益的加深。四處張羅借錢，來支付龐大的醫療費用；到教堂、廟宇去祈禱、許願，求神庇佑他唯一的兒子；甚至跪求醫生挽救兒子垂危的生命。

然而一切都是徒然，醫生宣佈他拖不過今晚的午夜。

父親流了滿襟的愧疚之淚，悲切自責自己為何未能注意孩子的身體？為何躺在病床上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心愛的兒子？凝望著兒子與病魔搏鬥的病痛，父親心痛的哀嚎吶喊：十九年前賜予我的希望，老天爺！您怎忍心在今天毀去！泣血錐心的抗議，溶入無聲無息的夜空中。

凌晨3點多，他自昏沈的長眠中甦醒。父親知道，時候到了，父子倆相通的內心都明白：永別的再見將是不再聚首的分離。

他終於走了，在未得心安的遺憾中，悄悄把靈魂送走，徒留空洞洞的瞳子，兀自圓睜睜注視著尚未看夠的世界。窗外乍現一顆流星，劃開墨黑的宇際，墜落不知名的天邊。

。 × × ×

父親捻熄了煙，在昂首的翹楚中，把滿腔的頹喪和悲傷，拋向空中。他不願讓兒子在天堂上，為自己的落寞、沮喪而憂心，他要帶著原諒的快樂去見兒子……

●月亮篇

下弦月，熟悉鉤掛在夜空，彷彿一顆正受蠶蝕的心，所遭遇的嚙嚙，是那麼纖毫分明，那麼緩慢而沈痛。

「誰的錯？」他們心自問。

他沒錯，她也沒錯，錯在他們。

不該是二個體的結合，就像化學反應一樣，兩種不同元素起了化合作用後——變了，一切都變了。

該恨那份兩人相遇的隨緣嗎？

該愁那份形單影隻的落寞嗎？

該怨那份無法按捺的回憶嗎？

月告訴他答案。

從朔到望，從月圓到月缺，月是不斷的殘缺和不斷的復原。人不也是如此，在受傷又癒合，癒合復傷害中因循不已，來回穿梭嘛！

該說的，已然塵封；該擁有的，已隨風去。

此情何以堪，此情何以忘。卻難再回首，卻難再回頭。

就讓時光去詮釋，每個開始相同、結局迥異的故事吧。

一如亙古的月，依舊流瀉的永恆。

●風篇

臘冬的寒風吹得人衣袂刺刺地響。

伊依舊停留在那端街隅的角落，在絲紋

不動的端立中，衝著滿天的風洩洩地笑，把等待拋望向毫無把握的街頭。

「該有二年了吧！」伊心中自忖著。

是啊！該有二年了。這二年中不知他曾吃飽、睡好。想起來也好笑，整天都為他牽腸掛肚的，食不知味，覺也睡不安穩，而他竟不捎封信來，只會在飄渺又不踏實的夢裡，向伊招手，等伊快要跑到他的身旁，他就冉冉昇向天邊，任憑伊聲嘶力竭，扯破喉嚨大喊，他只是猛招手，冉冉昇向天邊。

夢醒了，回到現實的世界裡，伊往往把枕頭拉貼床沿，把背脊靠在繡有鴛鴦戲水的繡花枕巾上，睜著銅鈴般的大眼睛，把心頭的迷惘和無奈，把充斥於偌大房間內的孤單和寂寞，硬生生的塞進那空洞、無神的深邃裡。

深冬的風，還在無情地吹襲，對伊單薄的身子呼嘯。冰冷冷的風，使伊驀然想起，他出門時未帶大衣，這麼冷的夜風，會把他凍僵的。於是，許久未曾有絲毫舉動的伊，突然轉身衝向街的對角旁，那條黝黑的小巷。就在這同時，一陣緊急剎車聲，淹沒狂飈的風聲，尖銳急速地灌進耳膜。

伊也聽見了，停住狂奔的雙足，凝視著地上拖拉成一長直線的車輪軌跡。

伊又想起二年前那樁突如其來的霹靂。

他也是飛足奔向街的對角，那兒有位溫柔在企盼他歸來的妻子。同樣是一陣緊急煞車聲，他倒在淌滿血泊的輪胎痕跡下。

伊呆了，整個人呆在寒冬的風裏。

無視於圍觀人群雜雜的議論，也忘了造成這齣悲劇的兇手；寒冰的風致哀地停住吹息。伊緊握他逐漸褪去體溫的手，看著他永恆安息的睡容，伊洩洩地笑了。在流出滿頰眼淚的哀傷中，洩洩地笑了。

伊繼續那未奔完的路程，跨進家門，把沾滿濡溼淚水的雙唇，搗住冰冷相框裡的他。